



新春走基层

小县城没有 疫情文学 只有韧性

□ 仲 燕(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啥叫有韧性 可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 过年了 馒头要蒸起来了 日子也要好好过着 而且会更好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新的希望 蒸蒸日上。

我的家乡在大别山脚下 豫南一个 十八线 小县城 这里没有发达的农业 成熟的工业 高端的服务业 每年春节刚过 大批的青壮年就收拾行李再次外出 留下妇孺老人在家 用一年的时间等待着爸爸 丈夫和儿子在年末再次回来。

今年寒假刚回到家乡 我就感染了奥密克戎 过敏起了一身的荨麻疹 我选择去家附近的小医疗点打针解决 但是走到医疗点才发现这里排起了长队 都是因为发烧咳嗽来输液 小小的医疗点挤满人 一个医生和几名护士手忙脚乱做注射的准备 在嘈杂的环境里 为前来的病人一个个打上吊瓶 生病为什么不不去中心医院 这种问题无异于 何不食肉糜 小小的医疗点已经能够满足需求。

看过有报道讲 小县城的医院 认为目光还可以再往下一层 真正普遍的场景应当是 小县城的医疗点 与我的预想相反 嘈杂的医疗点里 大家的表情并不沉重 甚至很 社牛 地交谈着病程 症状和体会。

再讲一类较为典型的人 学生 弟弟还在上中学 紧接着我病倒 他的同学们也病倒了不少 老师更是无法幸免 教学活动无法正常开展 也没有条件支持线上教学 很多老师在病程第三天 就自发包着颤巍巍的身体来上课 体质好的学生也在退烧后立刻返回教室 这样的小县城每年都有学子圆了清北梦。

春节如约而至 无论如何 在此刻团聚过年都是最重要的事 亲戚好友聚在一起的时候 聊 阳了 的经历和感受 成了必不可少的话题 关于烟花爆竹的规定调整后 除夕夜也能听到连绵不绝的爆竹声 一切都好像回到了很久以前。

疫情深深地质击 打击过这个小县城 对于这里的很多普通百姓 他们没有报道过 他们也不会去写几篇 疫情文学 去感慨 这3年的青春如何如何 他们更不会运用各种新媒体的手段 用视频或公号推送去传达感想 文字记录的意义远不如当下的生计 他们努力地艰难地经营着生活 可能会感染 生一场病 然后继续着打工 上学 上班 期待着新年 无论政策如何 大多数人都没有条件去 看世界 去赶现在的旅游潮 一顿团圆饭就很好 能放烟花也不错 我相信在这片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我家乡的人民绝不是个例 我把这些称为属于中国人的韧性。

这是长久以来存在于中国人血液里的品质 这种韧性让我们经历了很多艰难挑战之后 坚强地生活着 这种融入基因的柔韧力量 是无法被打倒或削弱的 像野草一样生生不息 也要感谢我们传统的春节 让这一切更加具象 让我得以回到家乡去看去感受。

啥叫有韧性 可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他们只知道 过年了 馒头要蒸起来了 日子也要好好过着 而且会更好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新的希望 蒸蒸日上。

我终于说服外公外婆接种了疫苗

□ 储 琦(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如果无法影响远方的人 不如先把 附近 的家人 亲友 邻居当作受众 带着爱 耐心与理解 用适当的方式不遗余力地说着必须说的话。

我在北京上学已有3年 2022年11月底 我早早返乡 和家人共同经历了防疫政策的优化 面对第一波冲击 第十一期 发布之后 除了准备必要的物资 我第一时间让妈妈催促外公外婆尽快完成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 但效果不佳 外公外婆非常抗拒。

原来 在他们的认知里 疫苗 的问题性 已经超越了 科学性 这当然是一种错误 但这样的观念并非是凭空产生的 他们

伦敦留学的年味儿 :无处不在的仪式感

□ 刘 奕(北京大学学生 现留学英国)

我们在附近最大的中国超市见证了新春集市级别的人头攒动 饺子皮卖完了 源源不断的人就拿馄饨皮代替 每个人碰见到都会说一句 :新年快乐 !

我成长于中原地区的湖北孝感 人生的前20年 年味儿对我而言都是一种理所应当的存在 从除夕开始 大家庭的所有成员按部就班 打扫卫生 贴对联 走亲访友 打麻将 过年放假一年一度的打卡任务 懒觉被鞭炮声打断 正月初一开上回老家的高速 乡里的冬天围着炭火取暖。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伦敦留学 春节到了 我突然很怀念家乡的年味儿 各种仪式不再是妈妈布置的任务 而是我的自主意

□ 马伊菲(北京大学学生)

所谓的 烟火气 是由每个人共同努力创造出的一种有生命力的状态 正如煲一锅汤需要慢慢地熬 烟火气 也需要一点点地聚拢。

对于期盼过年的人来说 烟火 往往有两重含义 第一重含义是在空中绽放

的烟花爆竹 第二重含义是 烟火气 尤其在这个春节 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深深地爱着烟火 期待烟火中的正常生活。

先说说第一重含义 春节作为中国人最重视的一个节日 庆祝活动中自然少不了放烟火 烟花爆竹在古代的作用更多是用于驱病 辟邪 后来 放烟火逐渐从一种驱邪仪式变成了庆祝 表达喜悦的方式 一直延续至今。

但在今年 人们放烟火 的意图好像再

度回归了它的文化本原 我们更希望用烟火驱除给人带来痛病的病魔 就像古时候的人曾经做的那样 正因如此 最近大家对烟火表现出的热情似乎远超过以往。

据我观察 往年烟花爆竹的燃放在春节期间才达到高峰 尤其是除夕夜和大年初五迎财神这两天 可今年自从元旦以来 我所在的小区烟花和鞭炮声就几乎没停过 过年那几天则来得更加 猛烈。

第二重含义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 烟

火气 意思是富有生活气息 不少新闻媒体最近都在发文称 烟火气回来了 烟火气 这三个字甚至被《咬文嚼字》评为2022年十大流行语之一 字面上来讲 烟火 分别指的是炊烟和炉火 二者均与饮食有关 因此 餐饮行业可谓是评价 烟火气 的风向标。

前不久 我去商场吃饭 为了照顾脆弱的喉咙 辛辣刺激的被排除在外 考虑到消化系统的不适 也只能与油腻的食物

说再见 面对诱人的美食 心有余而力不足 也是近期的一大遗憾 我们好不容易才选了一家口味适中的餐厅 点了几样菜 却被告知好几道都不能做 原因是前段时间餐厅门可罗雀 导致许多不易储存的食材后厨都不敢进货 换句话说 顾客的增多反而让饭店有些 措手不及。

我想 所谓的 烟火气 并不是一个轻飘飘的概念 而是由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共同努力创造出的一种有生命力的状态 正如煲一锅汤需要慢慢地熬 烟火气 也需要一点点地聚拢 待每个人都重拾所失去的活力 烟火气 才算是真正回来了 这也是绝大多数人所期盼的。

用 返乡日记 记录熟悉而陌生的附近



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威戎镇杨湾村,返乡大学生和志愿者为村民书写春联。 王 毅/摄(新华社发)

以温柔的姿态接入老人慢速播放的世界

□ 刘欣然(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连接 鸿沟 两端的最好桥梁仍然是真诚与平等 是生活琐事的融合和心理距离的拉近 它来自内心的接纳 以及年轻人和长辈之间用笨拙回应笨拙的努力。

在2023年春节 我想先说2022年的一件事。

2022年暑假 我在小时候生活的村子里做大创的田野调查 是一个关于农村老年人手机使用和数字适应的课题 一周时间里 我和同专业的好友们由外婆领着 走亲访友做访谈 一段时间下来 我也总算能相对流畅地听懂无锡话。

那是我真正深入老年人所面对的 数字鸿沟 话题 早先搜集资料 and 文献时 我们以为已经用知识和理论把自己武装得足够彻底 但直到进入情境才发现 所谓 鸿沟 并不在于技术的操作难易 而在于对年老者的认知深浅。

访谈里 老人们不断提及 自己老了 这是一种主观认知的年老状态 老人的时间观是从生命消亡的终点向前逆推的 对年龄的感知 也来自抚养 观察后辈时感知到的人生阶段对比 因此 他们很容易产生落伍感 遇到技术问题时天然地倾向寻求

年轻群体的帮助 也天然地被自己的身份赋予了耻感。

于是 外婆拉着我帮忙清理手机应用时 总是别扭地撇过脑袋 不知是因为不感兴趣还是不好意思 村里一位爷爷接受采访时 说着 我不学 学不会 听完我们介绍的操作指示后 又兴奋地说学会了 要和女儿炫耀一下。

也是因为为2022年的这段经历 今年春节回家再次见到长辈们 总觉得熟悉又陌生。

春节期间 奶奶到城里和我们住了几天 初四上午父母要去看电影 留我和奶奶在家留守 去叫奶奶吃午饭的时候 她惊讶地抬起头看我 :吃什么 ?

下好了 ? 对。 我的也下了 ? 是的。

奶奶的眼睛突然亮起来 还带点骄傲的色彩 我忍不住想笑 然后她麻利地翻身起床 被子抛起又落下 因为化疗 奶奶的头发都剃了 她戴着绒线帽子 此刻好像个孩子 我凑上去 用笨拙的无锡话问 她刚才拿着手机在做什么 她朝我递过来 说是在看小说 第一百零三章 好像是某个网络小说。

我很想再评论几句 套套近乎 但是

家乡话词汇库已经告急 只好先撤退 临走前看见奶奶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在那一个瞬间 有种陌生的成就感浮现 幼时住在外婆家更多 和奶奶的交流很少 面对她时总带着胆怯和 社恐 但此刻只觉得温暖亲切 或许 跨越鸿沟的沟通不是在拿起手机示范按键操作的时候 而是在用乡音说出 馄饨下好了 的时候 在我好奇地了解小说内容的时候 在我们彼此之间的障碍消弭 面对面交流的时候。

如果需要年轻人做得更多 那么年轻人是否提供了完善的可依赖感和亲近感 是否以一个温柔的姿态从迅速发展的时代 接入到老人慢速播放的世界中 是否平等地理解抖音视频 网络小说和 红歌 播放 在家人娱乐生活里的重要位置 都是能否消除耻感的关键因素。

参与他们的生活日常 了解他们在浏览网络小说和抖音视频时在想什么 和教会他们技术操作一样重要 数字包容的说辞是冷的 所谓接入 使用 素养 鸿沟的概念也是 而真正的包容重点不在数字 技术只是手段 关心才是目的 跨越 数字鸿沟 的最终意义 在于尽可能消除快速发展的技术社会中老人的不适与耻感 而非强迫技术于人 因此 连接 鸿沟 两端的最好桥梁仍然是真诚与平等 是生活琐事的融合和心理距离的拉近 它来自内心的接纳 以及年轻人和长辈之间用笨拙回应笨拙的努力。

学习 年轻一代可以主动承担起填补鸿沟的责任 除了子女 社区 街道工作人员等与老年人打交道的基层工作者 也可以适当优化调整针对老年群体的宣传策略。

今年1月10日 昆明市发文明感染新冠病毒转阴且春节回乡的居民 把家中治疗新冠的剩余药品带回农村 得到网友点赞 我认为 为家乡老人带去缺失的健康观念 亦有必要 我是学新闻传播的学生 常常为科学的声音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让更多人听到而感到沮丧无力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传播实践都证明 很多时候正确的理念推广起来并不容易 如今 我渐渐体悟到 社会观念的进步虽然并非个体之力可以促成 但我们可以先从 附近 开始 如果无法影响远方的人 不如先把 附近的家人 亲友 邻居当作受众 带着爱 耐心与理解 用适当的方式不遗余力地说着必须说的话 就像把剩余的药品带回家一样 虽然微小 但尽了一份力 大学生走出了家乡 以这种方式返乡 也是一种反哺。

个舞台正在搭建 为正月初一的华人春节表演做准备。

在伦敦 无数的人汇聚成了年味儿 仪式感无处不在 在这里 属于故乡中国的一切一切都变得如此值得怀念。



中国城粤菜馆门口围观舞狮的人群。 刘 奕/摄

□ 曹 林

多年前给学生们布置了一篇评论作业 写校园内身边的公共事务 一个特别擅长观点表达的同学 本以为主题会很多 话会刹不住 但想动笔写时 思绪却莫名贫乏 不知该从何说起 她后来写了一篇题为《你看云时热切 你看我时眼盲》的文章 反思这种失语 : 狂侃宏大概念 纵论网络热搜 对身边事务却熟视无睹 社会学家项飙称之为 附近的消失 年轻人往往生活在 极大事(民族主义 后现代主义 结构主义)和 极小事(日常鸡毛蒜皮)之间 对身边与他者相关的普遍命题缺乏关注 形上思考与生命世界缺乏有机对话 : 外卖员过着怎样的生活 ? 姥姥姥爷为什么会有技术耻感 ? 烟火气到底是什么 ?

这个春节假期 我们继续鼓励大学生用 返乡日记 记录家乡 记录他们自以为熟悉却陌生的 附近 跳出书本概念之网 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去理解世界 用自己生活的小世界去连接那些共同的价值 : 衰老 爱情 家庭 变化 韧性 我们邀请北大和人大 的学生接力写日记 记下返乡的观察和思考 桑塔格说 一切真正的理解 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呈现出的东西 这些年轻人 跳出生活所熟悉的表象 用陌生化的视角去努力呈现被忽略的家乡。

新春走基层 年轻的记者在 用脚采访 用笔还原 中记录着奋斗者的年味 我们也很珍视大学生贴近泥土的行走和视角 返乡 不只是在空间和身体上的回到家乡 不只是社会时钟的切换 更是 换一个角度看日常 的思想场所切换 很高兴看到了年轻人对附近的思考 有的看到了 年轻人对衰老很陌生 把陪伴想得 太鸡汤 有的看到了 消除技术耻感 用笨拙回应笨拙的努力 有的看到了家乡小县城的巨大韧性 从接力的返乡日记中选出几篇献给读者 呈现年轻人 触摸附近 的可贵思考 !



石川河流域栖息的水鸟。 陈奕菲/摄

让石川河更美好 我给政府平台提了建议

□ 陈奕菲(中国人民大学学生)

无论是觅食的水鸟还是遛弯的人们 都已经将崭新的石川河纳入了家的范畴。

这次回家又去了一次石川河 石川河是渭河的支流 因河床盛产细砂 鹅卵石而得名 前些年 石川河开始生态环境治理 沿河修建了几座湿地公园 放假从学校回来 我也会被家人拉着去公园遛弯 但当时还处在建设阶段 开放范围有限 交通也不是很方便 这次回来 我开车沿着河边公路跑了十余公里 还没走到尽头 公路旁边是新铺的塑胶步行道 有人闲庭信步 也有人蹬着山地车遛狗。

冬天 河道中芦苇和灌丛铺展开苍黄的颜色 相对僻静的河段还能看到白鹭低飞 水鸭凫冰。

这与我小时记忆中污染严重的石川河颇为不同 回来后 我联系了曾经家住河边的小学班主任 听她讲对于石川河的记忆 20世纪80年代以前 石川河水还比较清澈 河边人家下河洗衣 小孩子戏水游泳 后来沿河兴办了各种工厂 污水偷排 周边村庄空气中常常弥漫着刺鼻的味道。

同时 私人采石场大规模采挖卵石 被冲垮了河道 建筑垃圾 生活垃圾也被倾倒在河床中 河床被毁 生活污水直排 垃圾堆放 石川河变成了 臭水沟。

2013年的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及 石川河河堤改造和滨河公园 生态廊道 湿地公园建设正式启动 此后 人工补水 治污减排 黑臭水体整治 土地回收协调 上下游左右岸联动治理等工作一项项落地实施 垃圾一点清 道路一米米修。

10年之后 当我再一次回到家乡 终于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石川河。

班主任一家早已搬到城里小区 周末没事也去石川河畔骑车走走 看摄影爱好者扛着 长枪短炮 拍那些在河道湿地安家的水鸟 这里成了家乡人休闲的好去处。

我不知道修复后的石川河多大程度上还原了最初的样貌 但无论是觅食的水鸟还是遛弯的人们 都已经将崭新的石川河纳入了家的范畴。

石川河流程很长 城区段只占一小部分 与城区段相比 无论上游还是下游 都显得冷清一些 而在这些刚刚建成通车 还未有管理路段 仍存在着人与自然相处不甚和谐的痕迹。

正值新年 来河边空旷地方燃放烟花爆竹的不在少数 草丛中甚至河道里残存不少的炮屑垃圾 无人清理 半路上 我还看到一大片疑似烧焦的芦苇 西北地区天干物燥 河岸生态整治之后植被覆盖又较好 联想到春节的鞭炮与平日里露露野炊的烟火 不能不让人心生忧虑。

而沿途除了 水深危险 的警示牌 并没有告知人们处理垃圾 注意火灾风险的标识 十余公里长的路段 如果仅靠政府维护 清洁 巡查 成本自然也很高 我想 人们在享受河流湿地的同时 也应该学会约束自身行为 学习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 否则 很容易走上先破坏再治理的老路。

石川河这个名字构成了我对家乡记忆的重要部分 我的老师 我的同学 很多就是在河边成长起来的 而现在 治理后的石川河正敞开怀抱 吸引着每一个人徜徉其中 绿水青山 抽象一点叫生态 落在眼前是 家园 如果说高科技治污减排能挽救 生态 那么我们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就是对 家园 最好的呵护 我也在政府平台提交了建议 尝试做一点我能做的事。